

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

答案在诺贝尔文学奖上飘

□肖复兴

听到鲍勃·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很有些兴奋。评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像体育比赛,总给人一些意外。都在意料之中,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这个奖给鲍勃·迪伦比给村上春树要更热闹,起码让我兴奋。

一脸褶子的鲍勃·迪伦,已经获奖无数,但诺贝尔文学奖,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了一位摇滚歌手。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世界上摇滚歌手多如过江之鲫,鲍勃·迪伦绝无仅有,不仅在于获奖辞说的“诗意的表达”,还在于从上个世纪60年

代起他便和美国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和人民的心声合辙押韵。半个多世纪,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他就像是上帝专门为时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每一根神经。面对生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都他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时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大合唱人群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

在《答案在风中飘》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弹要飞多少次战争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句是“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前者,是他对战争的愤怒;后者,是他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被禁止,隔膜也没有被减轻或缩短。鲍勃·迪伦不是要给我们红头文件一般的答案,而是如刺一样刺痛我们越来越麻木而自私的神经。

鲍勃·迪伦并不仅唱这样宏大主题的大歌,也唱震撼人心的小曲。他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歌。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向一个叫

给他确实也让人说不出啥。

真正值得吐槽的,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问题。前几年,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一个比一个冷门时,面对舆论的质疑,身为文学奖评委之一的瑞典文学院院士霍雷斯·恩达尔曾经有个表态,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想为那些尚不太被公众重视的文学家们提供资助,以鼓励文学事业的发展。此话言犹在耳,鲍勃·迪伦就拿奖了。鲍勃·迪伦是不是文学家值得商榷,但要说他“不被公众重视”则纯属胡扯。人家什么奖没得过?如今硬要再塞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他,这显然是教科书般的锦上添花。评委们“自我打脸”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如果你设身处地地为文学奖评委们想一想。会发现他们这么“搞怪”是有动机的。文学奖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外界最爱谈论的项目。对于物理化学这样的奖项,大家都不明觉厉,热衷于探讨“某某奖为什么颁给了某某人”,热闹看够了也就散了。唯独文学奖,

魂;他被美国人视为美国战后婴儿潮年代的精神代言人,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激情十年”的代表;他的《像一颗滚动的石头》被2004年《滚石》杂志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之首,另一首《在风中飘荡》则被视为“民歌摇滚”的代表作、民权运动的圣歌。

但是且慢,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神圣的”诺贝尔文学奖。音乐发烧友的兴奋难掩文学爱好者的迷惘:看看热门榜单上悲情的村上春树,或者提安哥,阿多尼斯……即便考虑到美国的国际影响以及多年没获文学诺奖的现实吧,那在美国本土,还有同样呼声很高、著作等身、多次获诺奖提名的菲利普·罗斯呢!就算迪伦的那些滚烫的歌词是伟大的诗歌吧,加上他的自传以及早年晦涩的作品《塔兰图拉》,就足以颠覆作家们的地盘吗?或者像那句民间的名言:不会唱歌的诗人不是一个好诺贝

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勃·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唤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种种强权、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鲍勃·迪伦的歌,不仅有骨头,还有血肉;不仅有灵魂,还有皮肤;不仅是天上闪亮的星,还是地上萋萋的草。坚持半个多世纪这样唱歌并且唱着这样的歌的鲍勃·迪伦,值得尊敬。

半个多世纪呀,时间是雕塑师,能够把人雕塑得面目皆非,坚持初心,谈何容易。想想我们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残酷的政治运动如今已经被体育运动所取代,疯狂的球迷

广大群众都觉得自己能说上两句,热衷于吐槽“某某奖凭什么颁给了某某人”,群众参与程度极高,甚至有好事者就此事开盘下赌。一帮玩文艺的评委的心思居然被开赌场的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你说这活儿还能干?所以,哪怕为了评委们的自尊心考虑,诺贝尔文学奖也必须“不按套路出牌”,众望所归如村上春树之类,恐怕也只能继续等下去——谁让你在各大博彩公司那里的获奖赔率年年都位居前列呢?

其实,说起评委跟观众找别扭这事儿,诺贝尔文学奖还真真是有“童年阴影”的——从创设之初起,它就一直这么干。创设该奖项的瑞典大善人诺贝尔先生,幼年时代曾经很有文学天赋,不幸的是他家有一段时间曾从瑞典移居俄罗斯圣彼得堡,导致瑞典语学了个半吊子,回来之后语感全无,无法投身文学创作,只能继承父亲老本行,埋头研究炸药。虽然如此,文学之火一直在诺贝尔心中燃烧,所以他在

尔作家?

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似乎也带着“出人意表”的文学修辞。比如,它曾经被授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理由是“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世界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历史也已经证明,评选无法像机器一样精确,既有漏选也有误选。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举世关注的风向标。而排除“意外”,它至少强调了以下两种倾向:

其一,它表明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日益强调其综合的、通俗的和异质的特征。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崔健和金庸也逐渐进入了文学史视野,但毕竟是“非主流”。而与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高傲纯洁的血统不同,西方文学日益与大众传媒、女性主义、种族问题、后殖民等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在今天的美国,几乎很少找得到“纯粹的”

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微信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三高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帽儿的代名词,惟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笑贫不笑娼已经深入人心,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躁地打开蚌壳,就着进口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大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以为是环绕的绿围巾,我们跌入了烂泥塘却以为是舒舒服服的席梦思软床,就实在是见怪不怪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鲍勃·迪伦,尽管他已经改用电吉他,不可能再像滚石一样重返61号公路了。毕竟还有一个鲍勃·迪伦,还在向我们唱着苦苦寻找着人生和世界很多答案的歌。如今,谁还能陪一个老炮儿玩?诺贝尔文学奖想起了他,愿意和他一起玩。即使算不上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总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遗嘱中一定要加上设立文学奖这一条。

理工男诺贝尔的错误在于,他把文学和科学一样,当做了可以拿客观标准衡量的事儿。但所谓“文无第一”,文学创作这东西就讲究个体差异性,所以荣膺评选重任的瑞典文学院一时手忙脚乱,第一届颁奖就闹了一场大风波:1901年第一次颁奖时,广大群众都认为文学奖是诺奖中最无悬念的奖项,因为当时世界文坛上有着一位泰斗级的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但结果一公布,大家都傻眼了——居然不是托尔斯泰,而是法国一个叫什么苏利·普吕多姆的诗人。

诺奖当初为什么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是个千古疑案,而在这桩公案闹过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干脆将自己的“任性”当成了品格,有人统计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百年历史上一共错过20多位世界级文豪。在如此“案底”面前,我们只能说这是挺随机的奖项,谁拿奖谁拿不到,大家随缘就好……

文学研究。

其二,它表明了西方一如既往对思想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正如诺奖委员会对鲍勃·迪伦的评价:“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这是严肃文学之“神”,同时也是村上春树屡次折戟的原因。

需要客观地看到,这次诺奖,也许会对未来文学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在多元化的媒体时代,它打开了文学新的窗户,为未来进一步把电影、新闻纪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道路。这似乎是一个取其“神”而舍其“形”的过程。作为中国文学“圈”中人,我们也许会本能地抗拒,但也要保持开放思考的心态。毕竟,谁能预见百年之后,“文学”会是什么样子?

(据《新京报》)

有人统计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百年历史上一共错过20多位世界级文豪。在如此“案底”面前,我们只能说这是挺随机的奖项,谁拿奖谁拿不到,大家随缘就好。

“套路深”的诺贝尔文学奖

□王昱

在诺贝尔奖的各奖项中,文学奖向来以令看客大跌眼镜而闻名,以至于很久以来,坊间就流传着一个所谓诺贝尔文学奖“三不给”的传说——名气大的不给,读者多的不给,群众脸熟的不给。

也许是为了反驳这一非议,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知名音乐人鲍勃·迪伦。不过,这一决定的背后,我们仍能感受到评委们那股森森的“恶意”——我们宁可把奖颁给一个写歌的,也不让你们猜出我们评奖的套路。

把文学奖颁给歌手也没啥,“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

酒尚歌风”,歌曲和文学本来就一祖同宗,抛开咱中国的汉乐府和长短句不谈,在西方,文学和历史学的共同祖师爷荷马同志就是个拿着竖琴走街串巷的流浪歌手。在希腊神话掌管艺术的九位缪斯女神中,管唱歌的阿俄伊得是大姐大,足见歌曲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端。

具体到鲍勃·迪伦个人来说,其地位虽然绝对没有他获奖之后懂行和不懂行的人跟风吹嘘的那般伟大,人家的歌曲好歹算是上世纪60年代左翼狂潮席卷世界的一段记录,并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奖颁

已“胸有成竹”的样子,但相信这一结果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起码,它骗过了老谋深算的欧洲著名博彩公司——鲍勃·迪伦甚至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是的,没错,我们承认鲍勃·迪伦的成就,乃至承认他的伟大。比如许多人认为,在摇滚乐发展史上,猫王赋予其生命,而迪伦真正赋予其灵

这次诺奖,也许会对未来文学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在多元化的媒体时代,它打开了文学新的窗户,为未来进一步把电影、新闻纪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道路。

诺奖还是诺奖,文学已非那个“文学”

□刘志权

本该授予“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歌手”鲍勃·迪伦,或许为未来把电影、新闻纪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道路。这是个取其“神”而舍其“形”的过程。

前天晚7点,延迟了一周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揭晓,微信朋友圈很快被一片惊呼声刷屏,手快的网络媒体则在第一时间推出各种文章,一副早